

人文 齐鲁

◆刊前絮语

不一样的书法家

◎王慧

编这一期的“人文齐鲁”，读《上世纪60年代初——舒同与章丘的不解情缘》感慨颇多，一是感慨那个时候党的高级干部是多么艰苦朴素，实心实干；二是读完这篇稿子方知，章丘那泉涌若轮的墨泉竟是因舒同长期在这里涮笔洗砚而得名。

在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能够做一个实事求是、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好干部是不容易的，那时候上上下下时时刻刻紧绷的政治神经常常让人忘记了民生到底是什么。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在百姓生活普遍艰难、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既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又需要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做到红旗不倒。舒同离开章丘这么多年，与他共事的老同志依然常常记他忆他，可见一个好干部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是一个不同以往又不同寻常的书法家和党的高级干部。

本期“口述往事”刊登了作者董宝琳写的《老济南挖茅房往事》，相信也会勾起许多老人的回忆吧。过去的早厕冬天冻掉屁股，夏天臭气熏人，可就有这么一批不怕脏不嫌臭的挑粪工五冬六夏走街串巷挖坑挑粪，为千家万户的茅房送去清洁。这是城市里最脏的活儿，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活儿。有段时间报纸上报的济南环卫局招聘大学生挑粪工的新闻很是热闹了一阵，人们的观念真的在变。脏，但是挑粪的人并不脏，《老济南挖茅房往事》这篇稿子里就讲了一个街道里嫌弃人家挑粪工后来得到教训的事，茅房三天不挖你试试，臭的是谁？

苗得雨《劳动模范朱富胜写剧本》一稿读来让人会笑，里面写的在家庭会上当了会议主席的婆婆管儿媳叫“儿媳同志”，儿媳则管婆婆叫“娘主席”的情节估计很多人看了都会忍俊不禁的。

上周去南部山区，满山的槐花已经开了，清香沁人，发一篇《童年的槐花饭》，让喜欢怀旧，喜欢吃槐花的人共同品味吧。写槐花的稿子太多，恕不能一一刊出了。

●编辑：王慧
●美编：金红



墨泉

上世纪60年代初——舒同与章丘的不解情缘

□王绍忠

高干甘当“九品芝麻官”

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今，章丘县委的诸多老干部还清晰地记得舒同书记来县委报到时的情景。1961年4月15日清早7点，一辆六成新的“华沙”牌银灰色轿车在县委大院缓缓停下，舒同书记穿一身洗得泛白的中山装，从车内迈下，和办公室门前的人群逐一握手，点头致意。没有迎宾纳客的鼓乐，也没有举行热烈的仪式，氛围略显平淡。事后人们才知晓，这冷落的场景是舒同书记临来前通过电话交代所“导演”的一幕。

和舒同同居一宿舍的县委行政秘书赵金祯，有一次晚饭后和舒同书记在一起闲聊说：“您是劳苦功高的老革命，到下边来当‘芝麻官’，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舒同书记笑吟吟地作答：“真英雄要通文善武，好公仆要能上能下！”赵金祯也含笑回敬：“您来基层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接任于困顿之中！”

在县委任职五年多，全县十七处人民公社，1100多个生产大队，舒同几乎走访了大半。他多次去垛庄公社麦腰大队、闫家峪公社青野大队、相公社七郎院大队、普集公社大柏大队等众多单位巡查走访。上任当天，报到之后即由工作人员引荐，立马神追地去明水公社查旧大队视察春季农业生产，到地瓜育苗现场去了。

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无粮断炊的人家很多。由于饥饿难耐，社员都一边往沙床上摆放瓜种，一边大口吞食瓜母。看见有领导前来检查，都忙不迭地把嘴在嘴里的瓜母往口袋、衣襟下藏掖，有的甚至塞进裤腰。眼前这令人震惊的一幕，舒同书记看在眼里，印在心间。他问在场的妇女队长：“瓜种有没有剩余？”回答说：“薯类是高产作物，每年都留下足够的瓜种保证育苗……”

舒同书记回到县委，当晚即召开常委会，建议下发文件，要求各生产大队把育苗后剩余的瓜种，区分劳力、老幼两种类型，立即全部分配到户；不允许干部私分、多分；坚决杜绝出现饿病、饿死社员的现象发生。

春播任务结束后，舒同书记即转移到吕家大队包村蹲点。这个村子濒临绣江河，地肥水美，早涝保收，历史上便有“粮食囤”之称。按当时的规定，舒同书记在他所负责的村西300亩玉米高产地区田头上，竖起一人多高、形似黑板状的一方四腿立式牌匾，上面朱红大字写明主要分管人姓名、种植面积、管理措施等。在产量指标一栏内赫然写着力争亩产超越千斤大关。个别领导出于对他的关心，私下悄悄说产量定得这么低，秋后整堂会被“拔白旗”的（即遭受批判）……舒同随即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典型的浮夸风，产量放卫星，这也是瞎折腾。毛主席在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正好给这部分人敲响了警钟，上头‘一吹二压三许愿，搞得基层不好办’！我们要引以为戒，我分管的吕家大队丰产田，过了黄河（亩产500斤），也跨



1959年初秋舒同留影



1961年暮春，根据中央的部署，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同志到章丘挂职，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党内一支笔”、“马背书法家”，而他在章丘几年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俭朴的生活态度也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了长江（亩产800斤），我们不能再干说大话，欺骗老百姓的事，玉米亩产千斤这才是十拿九稳的事！”事实胜于雄辩，丰产田合理施肥，按时浇水，每亩比预计数还多收了73斤。

来章丘挂职两年，舒同书记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成熟经验：“要想摸实情，扑下身子蹲基层；调查三条路，走社入户赶大集。”农历十月的一天，为检查中央刘少奇主席提出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企业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贯彻执行情况，他约司机小王、秘书赵金祯一起去逛明水大集。只见集市上人头攒动，货品琳琅满目，他脸上掠过一丝欣慰的笑意。在粮食市场，舒同书记买了刚上市的柿子、明水香米、白莲藕各一宗。新兴的自由市场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他回去后即研墨挥毫，自撰新词，书写两轴条幅分赠二人。其一为：“集市即基层，行情若民情；党心暖民心，赢来好年景”；其二曰：“朝辞黄金柿，午尝进贡米；晚食白莲藕，绣江流心底。”

烟酒不沾，不要保卫

对于舒同书记来章丘挂职，县委领导十分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预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晚，舒同在常委会上对在救灾时期他个人的生活公布了“五不”要求。日后，事实证明，他严格照办，从不食言。

首先他在任何场合绝不饮酒。那年国庆前夕，县供销社为县委食堂特批了两瓶国酒“茅台”。在庆祝大会上，食堂设便餐招待。服务人员首先给舒同书记斟上一杯，但他始终滴酒未沾。其次为不吸烟。舒同书记的办公室里经常有宾朋来访，秘书特意给他送去一条“泉城牌”香烟，他当即退回。三是不饮茶。他经常在宿舍加班审阅文件，赵金祯秘书为他领回一包茉莉花茶，他即令退回，并嘱下不为例。四是在“非常”时期不吃细粮，要求食堂每餐只供应一碗米饭，青菜、咸菜各一份，这是他订好的伙食标准。他每天出发下乡，就餐也是如此要求。五是一年内不吃鸡蛋，二年内不食猪肉，和群众同甘共苦度过荒年。

明水香米品种独特，优良，能散发出奇异香味。为提高产量，县委曾特批给明水公社塘子崖大队一批化肥。秋收增产之后，舒同书记到现场视察。大队干部为感谢对他们生产的扶持和援助，特意装了一袋头茬香米送给舒同书记，遭到拒收，后来大队干部又送到县委传达室让转交给舒同书记。舒同书记让司机按市场价格把粮款给大队送去，并嘱司机转告说，我只有“帮忙”的责任，没有“分享”的权利。

县委领导指示公安局的王序舜及另外三名同志昼夜值班，加强保卫工作，负责舒同书记的人身安全。此事后被舒同书记知晓，他当即撤销了这一特殊的决定。

按照舒同书记的级别，那时，山东省委为他配备了国产高级轿车。当他听说要来县委挂职，他便以在基层搞特殊影响不好为由，立即调换为老式的“华沙”轿车。当时，县委无一辆车，书记、县长一律是骑自行车上山下乡，他据情作出规定：三里之内以步代车；下乡若和其他干部同往可合搭一车；若因公出发任何干部都可乘坐。

上世纪60年代，县委集体宿舍很少，住房相当紧张。他后来便随意选了离办公室近的两间平房，和秘书同居一室。

舒同书记来章丘行李极为简单，除办公用品以外，只带来一铺一盖，并转来了组织关系。当第二季度交党费时，他把二十四元钱递给秘书让他转交给支部，把支部书记“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县长、书记每季才交八毛钱的党费。这时，县委干部才初次知道他是资历老、级别高的老干部，对舒同书记的人品更加敬重和钦佩。

舒同书记说话轻声慢语，任何场合从不打“官腔”，摆“官架”，愿和社员沟通，爱和平民交友。1965年，他从山东调至陕西担任省委书记以后，逢年过节还通过秘书来信问候县委的老干部、老同志，并不远千里为文化馆干部张景慧捎来了他的墨宝存念，也为章丘送来了他的真情厚爱和诚挚友情。

章丘县委前人大副主任宋昭增受舒同书记的影响，也每天坚持写日记，他在长达30万字的自传中，曾这样记述舒同书记：“讲的是江西方言，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平房一座，穿的是平民衣衫。待人亲切平和，处事厚道老

练。站在人群之中，就像一位社员；若不介绍身份，看不出是中央高干！”

墨泉因这位书坛巨匠而得名

1962年，随着农村形势的日渐好转，舒同书记的心情也趋于轻松、开朗。诸多省部级领导遂向他索求墨宝，他慷慨赠予。结合实际工作，他在办公室内悬挂出自撰新词的条幅“少说空话察民情，多下基层办实事”；“和山乡庄户把式交朋友，为田园豆麦梁菽做文章”。以此来检点、激励自己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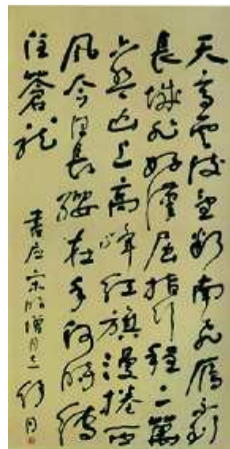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上旬，赵金祯秘书向舒同书记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及县委诸多领导、同事都想向他求字。舒同书记兴致很高，当即应允。由赵金祯等人当帮手，研墨裁纸，舒同书记挥毫泼墨，一口气写下十五幅中堂、六幅条幅。这些墨宝至今仍被大家珍藏和悬挂。前几年，有人出高价欲买前文化局长靳风尘的中堂，首次出价三万，再次八万，三次登门出价十万元，靳局长说：“书坛泰斗的真迹，就是搬来金山银海我也不换！”

章丘各机关单位的领导也纷纷出面向他索字，他有求必应、全力满足。如今，“章丘县文化馆”、“百脉泉公园”、“职工俱乐部”等单位的大字牌匾，仍在门前高悬。

舒同书记谦诚待人，不以“大家”自居，平民百姓托人或写信向他求字，他也不负众望，尽力应允。三年间，他留在章丘社会各界的笔迹墨宝难以计数。

临摹字帖，练笔不辍是舒同书记一生的良好习惯。他五更起床后即到宿舍窗后的泉池涮笔洗砚，酷暑寒冬天天如此。此泉喷涌若轮，一泉成溪，但自古无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依据舒同书记在泉池涮笔洗砚形成惯例的史实，此泉被命名为“墨泉”。

1998年5月27日，舒同走完了他92载辉煌壮丽、坎坷崎岖的人生岁月。噩耗传到章丘，诸多曾与他共事的老干部都在家中摆设祭坛，为他悼念祈福。舒同书记离开章丘已近半个世纪了，至今人们看见那激情澎湃、喷珠溅玉的墨泉，便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舒同书记那和善可敬的音容笑貌。



舒同1962年为章丘前人大副主任宋昭增书于中堂墨宝。

1960年4月，舒同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省委机关干部。